

從天而不制天

莊安華 監事

20 萬年前，人類起源於非洲，之後慢慢遍布到全球每個角落。隨著人類開始有了文化、文明之後，對待自己在地球居住的自然環境，東西方各有不同的態度。

十多年前，筆者在一次紀錄海外漢學研究的機會中，訪談了已逝的前中研院院士，同時也是台灣知名人類學家李亦園。他針對人與自然之間的相處，分享對東西方文化的觀察。

人與自然的相處 是追求各種關係的和諧

李院士談及，西方文化重視「制天」，而不是「從天」，所以西方國家透過科學的發明，盡量去控制自然、利用自然，因而造成今日人類生活步調快速、自然資源匱乏、地球生態與氣候變遷危機。

他表示，中國或是東方的文化，則是注重「天人合一、適應自然」，強調順從自然的規則來發展；在這樣的文化之下，人類從一開始與自然之間的相處，是追求各種關係的和諧，而不是破壞自然、贏過自然。

也就是說，能夠順從自然，寧可慢一點發展、不要那樣地有效率，「天地清寧、萬物興盛」的存在，才是長久的。

李院士舉例指出，人類發明金屬，是進入文明的開始，之後西方人利用金屬（青銅器），製作生產糧食的農具，砍除森林、開闢農田，長久下來對自然界帶來很大的改變；中國人一開始則是利用金屬，做成一個大鼎，成為祭祀、宴饗等禮制使用的禮器，用來求取與自然的和諧。

「中國人『天人合一、適應自然』的這種傳統，一直流傳下來，到了道家就更為明顯，而有了『無為之治』，是順著自然而走的和諧。在《中庸》裡面所說的『致中和』，也是這樣的意思，亦即凡事不要過分，維持一個程度，跟著自然走，才能永久存在；這並不是不發展，而是維持合理程度的發展。」李院士強調。

地球的環境，從熱帶到寒帶、從海洋到高山，有不同的氣候、地形與地質，各有其可以適應生存的物種。而這些物種在這些環境裡，也是經歷長久的競爭與適應，才能找到自己可以穩定生活、繁衍後代的居所。

李院士說，從達爾文的演化論來看，當物種為了適應它們所處的環境，必須不斷地演化基因，使得有利於生存與繁殖的遺傳性狀，成為族群更普遍的表現，但是這樣的演化一直達到「最適應性」，一旦遇上了環境突然改變，這個最適應性就會變成不適應了！

這時，他講了一個美洲大角鹿的故事，來佐證他的觀點。美洲大角鹿的公鹿，為了競爭母鹿的交配權，公鹿之間會用鹿角展開鬥爭，於是鹿角一直往大角發展，大到比身體還重，結果碰到美洲獅、灰狼的追趕，就會跑不動，因而滅種。

從大角鹿滅絕 看西方文化的危機

他認為，現在西方文化就像是大角鹿的角，從有利變成不利，出現了危機，「科學是西方文化發明的，例如電腦是非常有利的工具，到了某地步時，就變成大家的生活都要跟著快速；汽車也逐年變多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，加上產油國家的石油之爭，慢慢地改變了地球的生態，資源也缺乏了，這樣走下去，西方文化會不會變成大角鹿？還是有可能的。」

李院士莞爾一笑地說，「大角很好，但不要太大！」他指出，在全球化過程中，人類文化不只有接受西方文化，也要能接受東方文化的優點，彼此調合一下，是不是能讓人類文化發展的歪風——太過份利用自然，可以改變一下，使人類的生存可以更為長久發展。

進入 21 世紀之後，臭氧層破洞、空氣污染、極地冰山融化、海平面上升、破百年紀錄的豪大雨、夏季旱災、非洲蝗災、澳洲大火、SARS（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），乃至於日前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危機，為人類在內的全球物種生存，帶來嚴峻挑戰。在此當下，中國文化早有的「天人合一」概念，正為物種可持續發展帶來一線曙光。